

古人的山石审美标准

电影《哪吒2》热度不减,小配角石矶娘娘“优雅”地站在镜子前,自恋地不断询问镜子“谁是最美的女人”成为剧中的经典镜头。按照一般人的审美,她的形象绝对算不上美,但中国古人对山石审美的标准是“瘦、透、漏、皱”,有的干脆加上一个“丑”,所以石矶娘娘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是不是最美,并不是单纯地搞笑,皆因“丑与怪”是中国山石文化中避不开的审美主题。

白居易赏石“以丑为美”

山石可能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自然物,山石崇拜在远古文明中普遍存在。上古神话传说中,“女娲补天石”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神石之一。大地之母女娲黄土造人、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故事,使“女娲石”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,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创世意义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隐士们寄情山水,更多关注大自然中的草木泉石。山石作为独立观赏对象出现在庭院中:“多聚奇石,妙极山水。”《南史·到溉传》记载了一个有关奇石的故事:到溉是南朝梁时的官员,梁武帝常拉着他一起下棋,他俩每次下棋都通宵达旦。有一次下棋到半夜的时候,到溉忍不住哈欠连连,可面对棋兴正浓的皇帝,不敢躺下来小憩片刻,只好强打精神硬撑。看到这种情况,皇帝跟他说:“我们设个赌注吧,这样你就不会打瞌睡了。”“好啊,那赌注是什么呢?”到溉立刻来了兴致。“就赌你家斋前山池里的那块奇礁石,再加上你那部《礼记》。”梁武帝说。于是,到溉家庭院里长一丈

六尺的奇礁石就成为这次棋局的特殊赌注。当然到溉不能去赢皇帝,认输后只好将这块罕见的石头拱手相送。

“苍然两片石,厥状怪且丑”,这是白居易对自己珍爱的两块山石的吟咏。对这种丑物,竟如此喜爱,体现了石头的与众不同,也展现了白居易的独特审美。从他开始,以“丑”来描述石头,就给中国古典赏石设定了一个艺术范畴,也使中国山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深刻的文化注脚。

米芾拜石头为大哥

宋代,文人园林勃兴,山石欣赏的境界开始由相对的具象进入半抽象或抽象状态,用于观赏的山石从园林和庭院中登堂入室,成为文人士大夫案头欣赏把玩之物。赏石历史上有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宋代人,一个是米芾,另一个便是苏轼。

米芾爱石成癖,因其行止率性不俗、洒脱不羁,人送别号“米癫”。人们愿意相信他在相石方面创立的一套理论原则,即后世所沿用的“瘦、透、漏、皱”四法。《宋史·米芾传》记载了他在任无为军行政长官的时候,无为官署有一块巨大的石头,形状奇丑无比,米芾见到后非常高兴,说:“这块石头完全可以受我一拜。”于是真的“具衣冠拜之”,并喊这块石头为大哥。这个故事让很多人津津乐道,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典故“米芾拜石”。

苏轼爱石、藏石、赏石、咏石、画石,提出“石文而丑”的观点,后世留有不少他对石头的豪放之笔和深情之心。根据他诗中所述,他在扬州曾得到

一绿一白两块奇石,绿石冈峦迤迤,有孔洞前后贯穿;另一块正白可鉴。想起他早前在颍州时做的梦,梦中到了一处官府,榜书“仇池”,醒来后朋友告诉他,此是“仙家福地”小有洞天。于是借杜甫“万古仇池穴,潜通小有天”的诗意将两块石头命名为“仇池石”,并作《双石》诗记之,秦观等好友纷纷与之诗词相和。

曹雪芹著《红楼梦》,写的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,女娲补天时所遗的一方顽石,经一僧一道点化,成通灵美玉经历红尘,在石上记述其故事,是为《石头记》。

柳泉居士蒲松龄曾长期在同乡毕际有的家里当私塾先生,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,官至户部尚书,因爱石而建起了闻名遐迩、冠绝一方的“石隐园”,园内多奇石。蒲松龄在园中时有诗云“石丈犹堪文字友”,并效仿米芾“我具衣冠为瞻拜,爽气入抱痊沉疴”。蒲氏《聊斋志异》中《石清虚》描写了人与石的一段传奇故事。爱石之人邢云飞,在捕鱼时偶获一方奇石,四面玲珑,遂供诸案头,以命相许。后屡遭豪强达官抢夺,但邢云飞矢志不渝,总能觅石归家。石头也愿意与真心喜欢它的人相伴始终,最终人石同葬。

皇家园林奇石被封侯

宋代时奇峰怪石各园皆有,也有了专门从事叠石为山工作的工匠——山子。此时期最出名的皇家园林,是宋徽宗营建的寿山艮岳。

宋徽宗听信道士刘混康之言:在京城东京(今开封)内筑山,皇帝必多子嗣。于是,便在宫城东北仿余杭

的凤凰山开始人工筑山,取名为万岁山,因东北方在八卦里为“艮”位,建成后改名“艮岳”。宋徽宗认为帝王或神灵皆非形胜不居,极为重视艮岳的营建,专设应奉局于苏州,搜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运送京师,一时间汴河之上舳舻相衔,这就是巧取豪夺、劳民伤财的“花石纲”,北宋王朝覆灭与此不无关系。

艮岳中使用多种石材堆山,西宫门御道两侧为太湖石特置区,布列上百块大小不同、形态各异的峰石,左右大石林立,有如迎宾石林。而且“大峰特秀者,不特侯封,或赐金带,且各图为谱”,“广百围、高六仞”的“神运峰”甚至被赐爵“盘固侯”,可见其荒唐做派。

然而好景不长,金兵攻陷东京,北宋灭亡,徽、钦二帝当了俘虏,是为“靖康之耻”。艮岳很快就毁于战乱,那些精美的石头,有的成为战火中进行防御的投石,有的流散民间,还有的据说作为战利品被金代统治者转运至中都的琼华岛(今北京北海公园的琼岛),用于都城宫苑建设。琼岛的石阶之上立有乾隆皇帝御题“琼岛春阴”碑,碑阴刻御制诗:“艮岳移来石岌峨,千秋遗迹感怀多。”《日下旧闻考》记有乾隆此诗小序:“承光殿之北,孤屿瞰临北海,相传为辽之琼华岛,上多奇石,宋艮岳之遗,金人辇致于此。”这些据称来自于艮岳的太湖石又名“折粮石”,金世宗在北京建大宁宫时,役使很多人从汴梁(今开封)“艮岳”将这些石头千里迢迢地运至琼华岛各处,当时规定从事繁重的运石劳役可顶替赋税,所以有“折粮石”之称。

据《北京日报》张宝鑫/文

归有光吴承恩搭档“搞改革”

归有光、吴承恩是享誉盛名的明代文豪。一位是散文家,“嘉靖三大家”之一,被时人誉为“今之欧阳修”,其佳作《项脊轩志》代代传诵;一位是小说家,中国四大名著之一《西游记》的作者。两人不仅是文豪,还是默契的搭档;不仅是政声众誉的好官,还是锐意改革的勇士。他们的文学名著影响后人,他们的改革精神也启迪今人。

嘉靖四十五年,归有光、吴承恩赴浙江长兴任职,一个任知县,一个任县丞。两人上任后,立即着手推进改革。

一个大动作是厘清冤案。长兴一个小县,监狱里却人满为患。经过调查,他们发现很多所谓的犯人是被豪强鱼肉逼迫的无辜贫民。于是,两人敞开公堂、重新审理,“断讫遣去,不具狱”,一大批蒙冤受屈的百姓得以获释。

另一个大动作是改革征粮办法。过去的征粮方式采用的是里递制,里递即邮驿。每年秋收结束后,由里递负责征收粮食。里递害怕豪强大户,故征粮的重点都放在平民百姓身上。

归有光、吴承恩看到征粮制度的严重弊端,下决心进行改革。

可惜的是,两大文豪搭班子在长兴搞改革,时间只有两年多。第三年,归有光按照当时的官员考核制度,进京向吏部述职,并觐见圣上,听

取训勉。

细细分析两人改革的精神,令人深深感到:锐意改革需清心。

改革要心系百姓。归有光、吴承恩到长兴搭班子,年纪都在60岁左右。当时的长兴可谓穷乡僻壤,花甲之年到这样一个地方当知县、县丞,亲友都劝他们不要去上任,等候补缺,但两人都毅然前往。里递征粮由来已久,巡抚、州府都按例行事,他俩却不忍心平民百姓卖儿卖女过日子,坚决推行改革。改革措施施行后,府方多次责令县里整改,他俩又坚决顶了回去。如果没有一颗真诚的爱民之心,两位即将退休的老头子恐怕是断然不会这样做的。

改革要心境恬静。归有光八次会试都名落孙山;吴承恩三次到南京考试,也都没能登科上榜。常人到这把年纪,当上了芝麻绿豆官,总要为自己想想、为家庭想想。可他俩上任后履职尽责、心静如水,只做该做的事。对于征粮改革,长兴的地主豪绅闹到浙江巡抚处。巡抚派人调查,百姓有口皆碑,征粮足额完成,加之两人都是文坛大家,只好“不问不闻”。

在长兴搞改革,得罪了豪强,得罪了州府,这也是归有光进京述职后不能返回的原因所在。可两大文豪不为官职折腰,“撞南墙不回头”。吴承恩干脆卷起铺盖回老家,继续写《西游记》去了。

据《解放日报》洪水/文

